



上海作家林微音

許定銘

民國才女林微音，除貌美如花外，還經營著名「微音」發表創作，但因她的芳名與上海男作家林微音相似，惹來不少誤會，後來一怒之下改名「林微因」。此事已成眾所周知的文壇軼事。但「林微音」其人及寫過哪些書，卻不多。

林微音（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二）是江蘇蘇州人，一九三〇年代在上海任銀行職員，及新月書店經理。他曾與芳信、朱維其等人創辦「綠社」，是唯美派的上海作家。後來染上鴉片煙癮，生活非常瀟灑。林微音的著作不多，只有《散文七輯》（上海綠社出版部，一九三七年）、短篇小說集《白薔薇》（上海新書局，一九三九年）和《舞》（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三九年）、《一角叢書·西泠的黃昏》（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三年）、中篇小說《花廳夫人》（上海四社出版部，一九三四年）和合集《八人集》（上海詩韻社，一九四五），此書屬「現代文庫」之一，由路易士編的短篇小說集，和魯賓、蕭雯、葉帆、白雁……等人合著。林微音發表的是短篇《旅途》。此外，他還翻譯過辛克萊的《錢袋》、莫理思的《虛無鄉消息》和戈替爾的《馬班小姐》。

由於林微音的書相當少見，知名度也不高，所以才會讓人把他和才女林微音混淆了。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花廳夫人》，是由上海書店在一九八九年照原版，原樣重印的。

「走紅」的術與道

齊夫

走紅，幾乎是所有藝人恆久而頑強的理想追求。走紅的因素很多，靠實力，靠天賦，靠機遇，也靠「貴人」提携，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就說最近，高中生周冬雨靠電影《山楂樹之戀》走紅，歌唱家龔琳娜靠「神曲」《忐忑》走紅，民工組合旭日陽剛靠翻唱《春天裡》走紅，西單女孩靠上春晚走紅，好像都有些「暴發戶」的味道，躡紅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似乎一夜之間就紅遍大江南北，讓多少盼著走紅的藝人嫉妒歎息加羨慕。

套用拿破侖的話來說：不想走紅的藝人不是好藝人，但舞台就那麼大，一部戲裡只能有一個主角，所以，這就注定走紅的藝人永遠是鳳毛麟角。可為何運氣會落在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頭上，就是因為走紅有術也有道，不得其門者就與走紅無緣。術，即走紅的技巧。譬如，和媒體搞好關係，不失時機地炒作自己，攀援貴人相助，努力討好觀眾，投其所好等。道，即走紅的規律。一個藝人要走紅，天賦、積累、歷練、努力，苦十年磨一戲的精神，苦心孤詣，殫精竭慮。而只有術與道相結合，才能真正走紅。如今，頗有一些演藝界人士，合道不合術，靠潛規則，甚至不惜「獻身」，光想走捷徑，拉關係，靠潛規則，甚至不惜「獻身」，但是，誠如魯迅所言：「搗鬼有術也有效，自古成大事者沒有。」有術無道者，即便僥倖走紅，也難以持久。

放眼藝壇，時下當紅的藝人劉德華，成龍，周潤發，陳道明，宋祖英，都是一紅幾十年，至今魅力不減，所到之處萬人空巷，他們就得益於演技好，形象好，人品好，人緣好，機會好，換言之就是既有術更有道。道與術皆備者，不想走紅老天都不答應，畢竟是「人在做天在看」。

還有一種情況是道多術少的走紅。英國的蘇珊大媽，四十七歲走上電視選秀節目《英國達人》舞台，憑借一曲《我曾有夢》一鳴驚人，風靡英國，紅遍全球。她的走紅基本上是有道無術，她不善於炒作自己，也沒有公司願意包裝她，完全就是靠實力來征服世界的。為了這個「道」，她從十二歲練習唱歌，一直練了三十五年，一夜成名之前，居然是三十五年長長的寂寞，她以厚重的「道」彌補了「術」的不足。雖然紅得略晚了一些，但卻紅得燦爛、扎實、紅得安心、給力，也讓人佩服。

而那些主要靠「術」走紅的藝人，僥倖成名，底蘊不足。他們既沒有經歷藝術煉獄的磨練，沒有像蝴蝶那樣多年的蛻皮積蓄，亦沒有才高八斗、天賦過人、祖師爺給的「好機會」，又全靠炒作、攻關、鑽營、潛規則等旁門左道，往往會輕易走紅，一舉成名，又迅速暗淡，如同夜空流星，一瞬即逝。

初春，在唐詩宋詞裡返青

鄧榮河

立春過後，意味著正式步入了春天。初春是短暫的，也是嬌嫩的。為了記錄這份短暫，為了令這份嬌嫩常駐人間，才華橫溢的文人們留下了衆多詩篇。讓初春在詩詞佳句裡慢慢返青，悄悄演變。

初春，乍暖還寒。
春雪，初春時節別具一番浪漫。唐代文學家韓愈，在《春雪》中做了如下精彩的描述——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春天來了，何處可見？柳梢頭。對於初春的柳樹，古代文人可謂情有獨鍾。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李白說，春風是從柳梢悄然而歸的。對此，宋代詞人蘇軾和李清照也有相近的感悟。
蘇軾說，「東風有信無人見，露微意，柳條花淺」；李清照以為，「暖日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
「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在唐代詩人楊巨源看來，初春雖然已經在柳梢顯現，但還有點參差不齊。對於初春的到來，誰先知曉？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蘇軾說，是戲水的鴨子先知道的。「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唐代詩人錢起則認為，是東風先知道而告訴世界的。那麼，初春的所有景色到底是誰的傑作？賀知章一語道破真諦——「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辛亥首義、趙鳳昌平定外交亂局

吳歡

辛亥武昌首義的當晚，趙鳳昌正在上海參加商務宴請，席間有人告知武昌突起戰事，趙隨即告退。此刻，趙鳳昌首先考慮的是經濟與外交狀況，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外國投資大量進入，中外經濟利益相互捆綁，倘若戰亂突起，必定玉石俱焚，尤其是若天下大亂，盜賊風起，殺了外國人，傷及外國人利益，違反國際法，英法等國兵艦就停在湖北長江口，劍拔弩張虎視眈眈，勢必導致八國，甚至十幾國聯軍再進中國打北京，又一場瓜分中國的慘禍將不可避免。「更能經幾番風雨，收拾起大地山河。」在此生死存亡國難當頭，正是一介布衣民間諸葛趙鳳昌悠然現身，沉潛操盤，挽狂瀾於即倒，在一個多星期之內穩定了局面，控制了外交，拯救了中國。

趙鳳昌逕直走到電報局，密電漢口電報局長朱文學，詢問情況。第二天，他得武昌覆電，知鄂督瑞澂兵敗宵遁，首義成功。

趙鳳昌清醒的分析出經濟商務是當時評定亂局的根本，還是有智慧和有錢人說了算，而有錢人最怕的是戰爭，因此他們化解戰爭的願望最迫切，能力也最強。「不須揚鞭自奮蹄。」讓他們去協調功在必成。於是，他當天即迅速邀約在滬富甲一方的工商巨子、社會名流來「惜陰堂」徹夜商談有關外交狀況，權衡預判形勢發展，請他們利用所有外交商務關係，確保局面穩定形勢不向惡性發展。並在第一時間旗幟鮮明地站在起義軍一邊，表明「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

當時的上海已經有了商會。趙鳳昌又找到上海商會負責人蘇寶森強調，請他通告知外商，通知外交使團，革命軍一定會保護外商在滬利益，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軍，免生衝突引致大亂。如果為清廷張目，資以餉械，或借租界之力扼制革命軍，則地方形勢必定混亂。大家在商言商，無論彼此中外，相互依托、維護雙方經濟利益不受損失，但求局面盡快平靜，蘇寶森也認為此法甚為妥當。

不久傳來信息，各國外方沒有不同意見，領事們紛紛將此意告之各國公使，最後由公使團集體決議，「認為清廷已病入膏肓，不會有所作為，各國不會主動幫助清廷」，同時宣布「嚴守中立」。此刻大局已初定一半。

與此同時，趙鳳昌還緊急致電兩江總督張仁駿，要其「固圉自保，萬勿輕預上游之事」，勸阻江督不可發兵援鄂救清。

清末中國有兩支最強大的隊伍，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一支是張之洞的湖北新軍，其時清朝已急令袁世凱兵發武漢鎮壓起義軍。

趙鳳昌清楚，第一需解決的就是穩定住袁世凱的北洋新軍，第二需解決的就是控制和保護好湖北新軍。只要南北戰爭不繼續惡化，就能迅速使其休兵罷戰，合為一體。各省無論起義或觀望的軍隊，力量有限，至少不會異動生變，擾亂蒼生，禍延人民。

趙鳳昌想起了兩個人，一位是江蘇南通張謇，一位是江蘇常州莊蘊寬。

內中原由很簡單，張謇有狀元功名在身，素來望眾於士林，又曾是袁世凱的老師，可以由他出面和北軍方面對話。

莊蘊寬則因其姐夫吳稚英之父吳殿英早年追隨張之洞創建湖北新軍時乃黎元洪的上司，他本人又是廣西新軍老帥，跟南軍方面可以溝通。由此二人調停南北軍方，當屬最佳人選。

趙鳳昌與張謇早是密友，與莊蘊寬乃是常州姻親（其夫人洪氏是莊蘊寬表姐），即速電請張、莊二人來滬，赴「惜陰堂」共商大計。

事實上辛亥革命的成功需先化解「外患」，而「內憂」屬於國人自家骨肉之爭，比較而言容易自息，後來的「南北和談」只是在走形式，不可能有大的衝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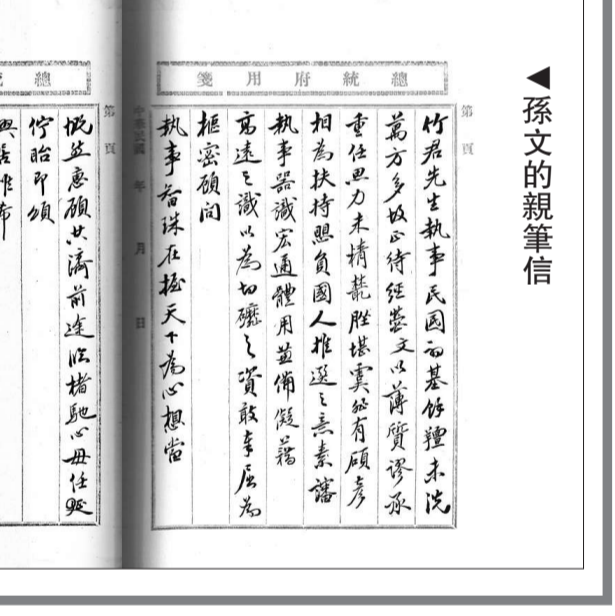
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著名學者費正清教授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其著作《中國傳統與變革》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為辛亥革命鋪平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改革者，不是革命者。」而改革者包括：「晚清新政」「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軍改革」等。當時的全

國官宦體系由於清朝屢遭重創大勢已去，正在全面改革，蛻變之中，西方「共和」思想早已瓦解了封建統治的思想體系，國體改變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民國推翻清朝乃是順乎理，並非絕乎情。清朝正是民國母體，此類國體變更從古到今隸屬正常，這便是中華民國與清朝之間真實且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

現將孫中山、黃興親筆致趙鳳昌函摘錄如下：
其一、孫中山親筆致函趙鳳昌，請其做樞密顧問。

竹君（鳳昌）先生執事：
民國初基，餘糧未洗，萬方多故，正待經營，文以薄質，承重任，思力未精。叢叢堪虞，然有碩顏相為扶持，恐負國人推選之意，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初勳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執事智珠在握，天下為心，想當慨然惠顧，共濟前途。臨楮馳心，毋任時盼。即頌興居，惟希矚鑒。
孫文謹肅

其二、黃興從美國給趙鳳昌、張謇、莊蘊寬等六人寫的一封親筆信札，懇請他們捍衛民國。這裡姑引一段：
先生等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中復維持國本，委曲求全，今豈能掉心任運，坐視而不顧乎，彼叛逆自謂權謀詭詐……所以哀求於先生等前者，亦不外世亂思君子之意，賢者不出，大難終不可平，國之存亡，繫於今日，海天西望，涕淚雖傾，激切之情，不能自禁。諸希亮鑒為幸。
弟黃興謹啓
以上明確證實了趙鳳昌等諸老締造共和的史實。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二）



「二月二」的習俗

路來森

今天是農曆二月二是為「驚蟄」，民間稱為「龍抬頭」。

其實，這一稱謂和習俗，只是在元代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元以前，二月二也有一些民俗活動，但卻與「龍抬頭」無關。

二月二的觀念，大約出現於隋朝至唐初這一時期。從隋至宋，每年的二月二，主要有兩項民俗活動。

一是戶外踏青、採茶。白居易就寫有一首以「二月二日」為題的詩歌，記載踏青一事：「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描寫春遊的青年很多，在渡口都排成一隊行走的情形。與踏青相伴而行的就是「採茶」也叫「挑菜」，即摘取田野中的野菜，採食或熬湯沐浴。孫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就記載：二月二日，採取枸杞煎湯，於晚上沐浴，不僅能

「令人光澤」，而且還能「不病不老」。因之，「挑菜」的活動意義，主要就是祛除百病。這一活動，應該是流行於南方。二是舉行「迎富」活動。「迎富」來源於「迎福」，本就是一種祈福活動。一開始，只是百姓在自家門前燒紙「迎富」，後來發展到一些地方的太守，也出郊「迎富」。其實質就是求吉祥。

元明清時期，二月二日除踏青活動外，始盛行「龍抬頭」風俗。這一時期的習俗，可分為兩類：一是與「龍」有關的，二是與「百蟲」相關的。

與「龍」有關的是：「引龍」和「忌針」。二月二日，視為「龍抬頭」，這一天，各家都要早起汲水，或以灰線引至門，或開廟門祭龍神，這就叫「引龍」。「引龍」習俗，反映了人們渴望風調雨順的良好願望。「忌針」，《燕京歲時記》有明確的記載：「（二月二日）閨中停止針線，恐傷龍目也。」可見，也是表示對龍的尊崇。俗

云「龍不抬頭天不雨」，龍抬頭意味着雲與雨作，而天地交泰、雲與雨作是萬物生育的條件。

與「百蟲」有關的活動是：「煎餅貼符」和「灶灰圍屋」。驚蟄以後，百蟲出土，所以，在農村，防蟲就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煎餅貼符」體現的就是：通過對食品的煎來煎去，反覆煎烤，以震懾春天萌動的害蟲。此時的「灶灰圍屋」，也是為了抑制害蟲。嘉靖河北《廣平府志》就有記載：「二月二日，撒灶灰圍屋房，禁蟻。」

此外，在不同的時、地，還存有眾多充滿情趣的活動。如：上工、試犁、炒蠶豆、戴蓬草、祭龍王、敬土地、謁高禱、嫁女住春、童子開筆等。

時至今日，北方農村，仍流行「打囤」的習俗。即在二月二日早晨，於院內或大門外，撒草木灰呈圓圈形，似古農村的糧囤。圓圈內撒糧米（穀、豆、麥等）少許，圓圈留一出口，有的還在出口處，用草木灰撒成階梯狀，以示「登梯取糧」，暗喻糧囤之充盈。這一習俗，應當就是古俗的遺存。以草木灰撒圓圈，兼有「引龍」和「防百蟲」的含義，而「糧囤」形，則蘊含了百姓期盼豐收，糧米滿倉的美好願望。

大理三月好風光

東西走廊

大理三月好風光，蝴蝶泉邊好梳妝。蝴蝶飛來採花蜜，阿妹梳頭為哪樁？這首電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讓人對大理美麗的三月風光產生無限的嚮往。

陽春三月，點蒼山雪峰掩翠，洱海湖碧波盪漾，山潤裡溪流歡暢，山坡上茶花綻放……這一幅幅令人心曠神怡的畫卷，書繪成大理最美好的時節。然而，白族人民鍾情「大理三月」，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盛會。

「三月街」又稱「觀音街」，是白族最盛大的節日，每年農曆正月十五至二十在點蒼山麓舉行。相傳南詔細奴邏時，觀音於三月十五日到大理傳經，因此每年屆時，善男信女們便搭棚禮佛誦經並祭之。三月街成了講經說佛的廟會。由於大理地處交通要道，古代雲南信佛者甚眾，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廟會逐漸演變成了滇西地方貿易集市的節日。

「三月街」還有一個「月亮會」的傳說：洱海邊有一個打魚的小伙子，娶了龍王的三公主為妻。有年農曆三月十五日晚，月亮特別皎潔。三公主抬頭望月，知道嫦娥又在月宮舉辦一年一度的月街了。她知道月亮上的街市雖貨物繁多，琳琅滿目，可所有的物品只能看不能買。於是三公主忽發奇想：在蒼山腳下也辦一個月街，而且要讓大家想買什麼就能買到什麼。於是，夫婦倆就來到蒼山中和峰的東麓麓，栽下一棵大青樹，三月十五日起在樹下做買賣七天。從此就有了這樣的一個熱鬧的集市。

清代大理學者的《三月詞》中寫道：「烏斂袖手風頭鞋，結隊相攜趕月街。觀音石畔燒香去，元祖碑前買貨來。」至今，大理人仍習慣稱三月街為「月街」。每到會期，貨欄櫛比，遊人如潮。爭相選購自己所需的物品。

大理三月也是白族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的大舞台。白族歌舞，歌無不絕，戲曲連台，傳統的賽馬、賽龍船、金錢鼓、耍獅、耍龍……其濃厚的民族風味吸引著周邊白、回、漢、藏、彝、傣等民族前來赴會，並吸引大批的國內外遊客前來遊歷觀光，規模和影響一年更勝一年。二〇〇八年，大理的「三月街」入選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還榮膺首屆節慶中華最佳文化傳承獎！

三月街還是白族青年男女結識相會、談情說愛的佳期。在大理，情人相戀的美好去處，莫過於蝴蝶泉。相傳古代倉山腳下有一潭泉水，一棵彎彎的合歡樹，羊角村裡住著一對男女青年，男的叫阿龍，女的叫阿花，心靈手巧；三月三是一白族「朝山會」，阿花送給阿龍一條繡著百隻蝴蝶的「百蝶巾」，蝴蝶栩栩如生，隻隻傳情。財主羅奎得知消息，垂涎阿花的美貌，搶走「百蝶巾」，逼阿花成親。阿龍打獵回來發現阿花被搶，夜闖羅寨，救出阿花。但是，在窮兇極惡的羅奎及家丁的追逼下，他們最後雙雙跳下潭中化為蝴蝶，第二天即飛出一對對彩蝶。

電影《五朵金花》也是取材蝴蝶泉的傳說，使蝴蝶泉成為大理地區最富浪漫色彩的勝境。三月街會期間，蝴蝶泉邊，合歡樹旁，百花吐艷，蝴蝶起舞。人群中多是青年男女的身影，來此品味愛情的堅貞，而遊人身臨其境，更是賞心悅目，流連忘返。

三月大理，田園風光旖旎秀美，白族村莊錯落有致。「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此「大理四景」在三月中皆可一睹。「風花雪月」之外用來招待遊客的又一個招牌。據說「風花雪月」還可以在白族姑娘身上穿戴的配飾上找到一個照，這就需要發現的眼光了。在大理，在三月，你發現的或許會更多。

獨特的樹皮畫

汪小艷

澳大利亞大約有十六萬土著人，大多聚居在北部地區。在長期的實踐中，土著人創造了獨特的繪畫藝術——樹皮畫。顏料用礦石作原料，調出紅、黃、黑、白四種顏色，偶爾也調一些粉色、橙色和灰色。

畫筆是用頭髮或羽毛做成的「排筆」，將鮮嫩的枝條的一端稍稍敲軟，便是畫小圓點的「眉筆」。紙，即是樹皮。對樹皮的要求很高，不能有斑點、裂紋，不能有白蟻蛀洞。將樹皮切割成長方形，剝去表層，為防止捲曲，需要把樹皮薰烤、壓平，方可作畫。

樹皮畫的花紋圖案，在繼承傳統繪畫技法的同時，也有所創造發展，形成了各種流派。主要有三大派：透視派、米米派和蒂維派。

澳西部阿納姆地區土著人擅長的「X射線透視畫」，是一個獨特的流派，為現代樹皮畫的鼻祖。畫者在紅色或橙色的背景上，不僅繪出動物、人體的外形，而且把脊椎、心臟、肺葉和其他內臟器官也描繪出來。

一九八六年一月，在塔斯馬尼亞州西南部的馬克斯韋爾河的一個溶洞裡，考古學者發現了一萬四千年前的土著人繪畫，圖案酷似現在的透視畫，用紅赭石繪在溶洞的頂部。

據考，這種透視畫與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省蒙蒂尼亞克地方的拉斯科巖洞和豐德高修巖洞發現的洞穴畫，是同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跡，均被譽為世界上原始藝術的佼佼者。與透視畫並列的是一種瘦削、碩長的神像畫，多數表現那些盤居樹上、洞穴和水中的仁慈精靈，描寫他們狩獵、奔馳、跳舞的情景，這就是米米畫，大都帶有神話色彩，多是作為祭祀活動的裝飾，藝術水平和思想內容都不如透視畫。與寫實的透視畫和米米畫相反，巴瑟斯特島上的蒂維畫派，就完全是抽象畫了。那抽象的曲線，似有若無的圖案，似乎與土著繪畫很不協調，而與現代西方的抽象派無大差別。

從早期歐洲探險者保存下來的樹皮畫中，可以看出這些土著繪畫所描寫的狩獵場面和營地風光，它們大多是作為室內的裝潢畫，少部分則在祭神時用來烘托氣氛，為「祭神畫」。

今天，這一久負盛名的樹皮畫，僅在澳大利亞北方地區被完好地保存下來，並得以繁榮發展，而在澳大利亞東南沿海一帶土著人最早集居的地方則已蕩然無存。

